

“棋盘对弈”与“棋外之意”

——《棋王》与《象棋的故事》之比较

刘露

(曲阜师范大学, 山东省济宁市曲阜市, 273165)

摘要: 中国当代作家阿城的《棋王》和奥地利作家斯蒂芬·茨威格的《象棋的故事》，都不约而同地以棋艺为题材，以动乱岁月为背景进行创作，二者有许多相似之处，颇具异曲同工之妙。但同时，两部作品一中一西，也必然存在着多方面的差异。文章立足于两部作品本身，从故事背景、叙事策略、人物塑造以及所传递出来的文化选择等方面进行比较分析。同中有异，异中有同，挖掘探究“棋盘对弈”背后的“棋外之意”。

关键词: 《棋王》；《象棋的故事》；比较；文化选择

中图分类号: I1 **文献标识码:** A

引言：《棋王》是中国当代作家阿城创作的短篇小说，被视作是新时期“寻根文学”的发轫之作。《象棋的故事》是奥地利作家斯蒂芬·茨威格创作的中篇小说，是茨威格生前的最后一部作品，是其生命最后的独奏。两部作品主人公的性格与经历迥异，但都与“象棋”有着不解之缘；故事的时代与背景不同，却也都是荒芜、疯狂的岁月。“棋盘对弈”的背后也蕴藏着不同的文化选择的“棋外之意”。

一、灾难背景下的时代缩影

阿城将《棋王》的故事置于中国“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时代大背景中，以远赴云南边境“上山下乡”的一群“知青”为主要人物群体，勾画了他们在非常环境中的人生经历，主人公“棋呆子”王一生就是其中的一员。“知青”，原本接受过知识教育，享受过各类艺术消遣活动。而在这个时期，文化活动变得异常奢侈，取而代之的则是无休止的劳动填满了他们的生活，乡村“没什么玩儿的，没书，没电，没电影儿。去哪儿也不容易，老在这个沟儿里转，闷得无聊”。在物质匮乏、精神内耗的时代苦海里，“棋王”王一生是失智人群中的一抹亮色，“吃饭”和“下棋”是王一生物质欲望与精神追求的具体体现，亦是其用来抵御灰暗世界的唯一一点亮光。“人民艺术家”王蒙曾高度赞赏《棋王》，指出这是在那个特殊的时代“对人的智慧、注意力、精力和潜力的一种礼赞。”^[1]

《象棋的故事》表面上讲述了在一条纽约开往南美的轮船上，一位业余国际象棋手B博士与国际象棋冠军岑托维奇“博弈”的故事。但不可忽略的是，故事的背景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纳粹横行欧洲的年代。在小说中，主人公之一B博士说，“他们在每个机关企业里都设立了所谓的‘支部’，他们的坐探和间谍无处不在，包括在陶尔斐斯和舒施尼格的私人宅邸里。”在法西斯的集中营中，那些“忠于我们古老的奥地利的人”被划分为两类：一类人遭受着纳粹分子的侮辱、拷打和刑讯，这是肉体的折磨；另一类人，法西斯分子则指望从他们身上榨取金钱或重要情报，以最最狡猾歹毒的隔离手段，将其置于完全的虚空之中，摧毁其意志，毁灭其精神。毫无疑问，后者是更可怕的。B博士被列入第二类人，也因此患上了“棋中毒”——对象棋的狂热，一种偏执的癫狂。茨威格曾说过，《象棋的故事》是“作为一个小小的插曲，用来说明我们这个美妙的伟大的时代”^[2]。

《棋王》与《象棋的故事》，主人公的性格与经历迥异，但都与“象棋”有着不解之缘；故事的时代与背景不同，却也都是荒芜、疯狂的岁月。文学扎根于一定的历史时代，它的内容与形式也必然与一定的历史时代及其历史趋势相联系。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之文学，历史上这些优秀的文学作品总是时代的镜子。无论是《棋王》还是《象棋的故事》，作家都以社会微观个体为切入点，关注“小场景”“小故事”，从“小人物”的视角出发反映社会“大背景”的动乱现实。

二、同中有异的叙事策略选择

从叙事的角度比较《棋王》和《象棋的故事》，首先关注到的应是叙述视角问题。从表面上看，两部作品都是以第一人称的叙述角度来展开情节的。第一人称的叙述视角，往往可以为读者创造一种沉浸式的体验，拉近读者和人物之间的“亲密心理距离”。而这两部作品的第一人称叙述却呈现出同中有异的特征。西方叙事学的代表人物热拉尔·热奈将叙事作品的叙事方式分为零聚焦叙事、内聚焦叙事和外聚焦叙事。其中，内聚焦叙事，是指在作品中，“叙事者=人物”，也就是叙述者只是叙述作品中某个人物所知道的信息和情况。显然，从整体上看，两部作品都是站在“我”的位置上，以内聚焦的叙事方式来展开故事情节的。《棋王》中最能体现这一特点的典型是，王一生内心世界的变化，在“我”的视角中始终无法准确得知。例如，小说中“这时已近傍晚，太阳垂在两山之间，江面上便金子一般滚动，岸边石头也如热铁般红起来。有鸟儿在水面上掠来掠去，叫声传得很远。对岸有人在拖长声音吼山歌，却不见影子，只觉声音慢慢小了。大家都凝了神看。许久，王一生长叹一声，却不说什么。”在这里叙述者没有告诉读者王一生在想什么，而“我”也不知道王一生在想什么，只能由读者自行推测。^[3]而《象棋的故事》的叙述视角在叙述中间又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异。首先，这部小说的第一人称叙述视角可以分为两个层级。小说的开始，第一级叙述者“我”交代了整个事件的起因，同时也引出了两位主人公，接着小说便进入了由第二级叙述人B博士讲述其自身在“大都会旅馆”中的种种遭遇，最后小说再次回到第一级叙述人“我”对事件最终结局的描述。这样小说便具有了双重的第一人称叙述视角。除此之外，当岑托维奇的故事由“我”的朋友引出时，小说的视角便随着对于岑托维奇生平的描述进入了第三人称叙事中，这是第二重变异。^[4]与《棋王》相比，《象棋的故事》这种“故事套故事，视角套视角”的叙事方式，似乎能够更为全面地展现人物的性格特征。当然，二者各有其侧重点，无所谓孰优孰劣。

再者，在整体的叙事结构中，读者可以看到，两部作品都将故事的高潮设置在了“象棋车轮战”这一情节上。同样是描写“车轮大战”，阿城和茨威格各自的侧重点完全不同。《棋王》侧重于整体场景氛围的渲染，力图刻画壮阔宏大的场面。“有数千人围住，土扬在半空，许久落不下来”“妇女们也抱着孩子们，喊成一团”“数千人闹闹嚷嚷，街上象半空响着闷雷”，如此宏伟的场面，则是为了衬托王一生“孤身一人坐在大屋子中央，瞪眼看着我们，双手支在膝上，铁铸一个细树桩，似无所见，似无所闻。高高的一盏电灯，暗暗地照在他脸上，眼睛深陷进去，黑黑的似俯视大千世界，茫茫宇宙。那生命象聚在一头乱发中，久久不散、又慢慢弥漫开来，灼得人脸热”，有一种骨子中暗藏的侠者之气与潜在的生命智慧力。《象棋的故事》则重在“车轮大战”中人物神态、动作的描写，岑托维奇“懒洋洋地往椅子上一靠，顺手拿起画报翻翻”“抬起眼睛，把我们每个人都打量了一番”“现在他犹豫了好一阵，终于坐了下来”，他的神态与动作的变化实际上反映了其内心从“不屑”到“吃惊”的心理活动变化。在这一场景中，作家对麦克康纳的描写也很有意思。“他满脸通红，一直红到额头的发根”“他的鼻翼鼓鼓的”“显然，他身上在冒汗，他紧紧咬着嘴唇，深深的皱

纹从嘴角一直伸到雄赳赳地往前突出的下巴上”，面对与岑托维奇对弈的失败，麦克康纳更多表现出的是一种赌徒的病态的虚荣心。通过人物外部形态与举止的刻画，来表现人物细致入微的心理活动，这也是茨威格擅长且惯用的写作手法。

三、“棋呆子”与“棋疯子”

“棋呆子”王一生和“棋疯子”B博士都是动荡岁月的不幸者，但也都是命运抗争的不屈者。

在精神追求方面，他们都以“象棋”作为自己在黑暗岁月中的精神寄托。王一生“何以解忧？唯有象棋”，B博士借下棋以排遣封闭空间导致的虚无感觉。但二者痴迷象棋的动机是不同的，前者是主动求索、发自内心的热爱，将象棋作为自己追求超然忘我的解脱和人格自由的武器；后者则是被动无奈、被迫寻求以消遣空虚，B博士能够沉醉于棋谱，完全是因为那是他在当时情境中能够获得的唯一有文字的书本。^[5]在象棋技艺方面，王一生与B博士皆精通于盲棋。然而，王一生下盲棋是其高超棋艺的呈现和深厚文化底蕴的外化，是把棋理与生理、棋与时空冶炼于一炉的结果；B博士下盲棋则全然是“不得已”的结果，他通过下盲棋认识棋，也只能通过下盲棋深入棋中。（在抗争结果方面，虽然两人都以象棋为武器同险恶的命运作斗争，但二者的最终结局不尽相同。王一生“以一敌九”，在象棋“车轮大战”中获得胜利时，他为自己感到幸福和欣慰，他的“眼泪流了下来，呜呜地哭着说：‘妈，儿今天……妈——’”。这是一个久经磨难的受难儿，在成功到达幸福彼岸时，告慰他那九泉之下母亲的喜悦之音。王一生是命运抗争的胜利者，最终也完成了“棋呆子”到“棋王”的蜕变。B博士则恰恰相反。他战胜了纳粹分子对他的残酷折磨，却败在了自身精神疾病“棋中毒”的“石榴裙”下。在“冠军对垒”的第一局比赛中，岑托维奇“这位世界冠军已降下了他的旗帜”。而在第二局中，B博士由于不堪忍受岑托维奇那种“慢的要死的速度”，终于“棋中毒”复发，狂热的状态使他无法控制自己，最终败下阵来，从此“这一辈子他再也不会去摸棋盘了”。由此可见，王一生比B博士多一份坚毅、执着和乐观，这也间接地反映出阿城与茨威格两位作家不同的世界观、人生观。

四、“棋外之意”——文化选择

同样的棋艺题材，相似的动乱背景，阿城在《棋王》中，侧重于“人”将他的主人公奉为“王”，让他的“王”在象征中国传统文化的楚河汉界里左冲右突，找寻精神的皈依，完成自我的超越。茨威格在《象棋的故事》中，则侧重于“故事”，岑托维奇的故事、B博士的故事以及众人于客轮偶遇“碰撞”出来的故事，让我们在“故事”中寻得沉重的思索、灵魂的升华。

追溯其内在根源，面对“文革”十年浩劫，阿城选择向中华传统文化求救。作为“寻根派”的扛鼎之作，《棋王》常被评论家称为有“道家”风范之作。实际上，《棋王》是否完全为诠释“道”而写作，这是颇具争议的问题。或许《棋王》并不是阿城刻意用来写道家文化的，就如其本人所说：“其实道家解决不了小说的问题，不过写小说倒有点像儒家。做艺术家有点像儒家，儒家重具体关系，要解决的也是具体关系。”《棋王》在艺术上颇有道家之风范：古拙、圆融、自然、天成；“棋王”王一生的棋道与人生态度也彰显出一定的道家色彩。无论如何，从整体上看，《棋王》这部小说所讲述的还是“坚守”二字。换言之，就是以道家守拙、柔韧、自足的精神，来坚守中国的传统文化。这“坚守”的态度是“道”的，对象却是模糊的，它指向的是整个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他笔下的“棋王”泯灭自我，遁入内心，在生存与环境的尖锐冲突中超越尘世，寄情于楚河汉界，用棋子破解了时代的迷局，亦是中华传统文化永恒价值的深刻体现。^[7]

相较于阿城这种乐观的向内寻求的柔和解决方法，茨威格则是选择了外放的、尖锐的、凌厉的批判和控诉，用灵魂的追猎对西方现代文明进行反思。一方面，聪明古怪、自闭傲慢的岑托维奇是法西斯的象征；另一方面，B博士正是茨威格的自况，一个地地道道的旁观者、局外人，他能够在局外看清象征着希特勒的岑托维奇的棋路，并能向业余棋手们发出警示。在现实中他一早就看清了希特勒的野心，然而他的远见非但没有得到同胞们的认同，反而认为他一早离开维也纳的举动是小题大做。他在故事中安排了和现实相反的情节，业余棋手们在走投无路之下听从了B博士的建议，尽管这样，B博士并没有大获全胜，他说：“如果防守不出破绽，就可以下成和棋。更高的奢望是达不到了。”在故事中，B博士由于受到了一系列的折磨，自己跟自己下棋以至于到了疯魔的境地，因此，他尽管棋艺非凡，但是却无法真正地和岑托维奇对弈。岑托维奇很快就意识到了B博士的弱点，他故意拖延落棋的时间，而慢慢等待疯狂计算棋路的B博士陷入自我疯狂。现实中的希特勒也是如此，他也许不是智力上最杰出的，然而他善于利用各种欺诈性的手段达到目的。而单纯的作家在他的步步紧逼之下，身心俱已陷入崩溃的边缘。战争结束了，但战争没有胜利者，只剩下绝望的疯癫。B博士的疯癫是一种让人胆寒的追问、反思，这种追问和反思正是知识分子社会良心之所在，也是人类精神的曙光之所在。

无论是阿城，还是茨威格，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选择，实质上都表现了反对黑暗与愚昧，向往光明与文明，崇尚自由与和平的精神追求，体现出深刻的哲理思考和时代批判，这是不可否认的。

结语

《棋王》与《象棋的故事》，同中有异，异中有同。主人公的性格与经历迥异，但都与“象棋”有着不解之缘；故事的时代与背景不同，却也都是荒芜、疯狂的岁月。两部作品是对象棋不同角度意义的阐发，通过对二者故事背景、叙事策略、人物塑造以及所传递出来的文化选择等方面进行较为深入的比较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棋盘对弈”的背后也蕴藏着不同的文化选择的“棋外之意”，展示了各自文化的独特价值，超越国家、民族的界限，有着不约而同的精神追求。

参考文献

- [1]王蒙.《且说〈棋王〉》[J].文艺报,1984(10).
- [2]张隆溪.《比较文学译文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
- [3]陈秀琪.论《棋王》的叙事策略[J].文化学刊,2018(09).
- [4]贺梦菲.论《象棋的故事》中的叙事艺术[J].文学教育(上),2015(03).
- [5]朱道卫.不约而同的精神追求——B博士与王一生[J].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04).
- [6]王国华,石挺.《棋王》与《象棋的故事》比较初探[J].湖北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01).
- [7]孙向阳.从《棋王》与《象棋的故事》看文化选择的向度[J].铜仁学院学报,2011(05).

“Chessboard Game” and “Meaning Outside the Chess”
——Comparison between of *Chess King* and *Chess Story*

Liu Lu

(Qufu Normal University, Qufu / Jining / Shandong, 273165)

Abstract: Chinese contemporary writer Acheng's *Chess King* and Austrian writer Stephan Zweig's *Chess Story* both take chess skills as the theme and the turbulent years as the background. They have many similarities. But at the same time, there must be many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works, one in the middle and one in the west. Based on the two works themselves, this paper make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from the aspects of story background, narrative strategy, character shaping and cultural choice conveyed by them. There are differences in the same, and there are differences in the same, excavating and exploring the "outside the meaning" behind the "chessboard".

Keywords: *Chess King*; *Chess Story*; comparison; the cultural